

鄉關走馬

—武漢、重慶、北京之行

●熊覺

一年別後又還鄉，去去來來底事忙，豈為
 尊鱸思故里，每懷盧墓憶高堂。浮萍斷梗
 終飄泊，落葉歸根尚渺茫，見說清明時節
 好，敢忘俎豆獻馨香。

上面的一首七律，乃是再次還鄉前的抒懷之作，說明了又一次遠行的動機和心願。記得七八年春夏之交，曾結伴還鄉，原意探親掃墓，不料盧墓成墟，大有還鄉空斷腸之感，曾為文以記其事。客歲返台前，爰囑四弟及侄輩設法收回先人墳場，並就地闢建墓園及立碑紀念。經故鄉家人奔走斡旋洽商；得以收回舊日墳地，並由昌達侄設計監督施工，於七十九年春建築完成，余亦效前人恭題阡表之意，於碑上略記始末，故七十九年清明有再次還鄉之旅。

清明歸祭展拜墓園

此行除老伴相隨外，並由興元弟及弟婦錦緣與長女彩霞陪伴，於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卅一日由中正機場乘國泰班機飛港，一小時十分後到達香港啟德機場，旋即就地轉乘大陸中國民航飛往武漢，因飛機誤點，遲至十四時始行起飛，於午後

三點四十分抵武昌南湖機場，搬運行李與過關手續，依舊遲緩繁複，未能改善，至機場出口處時，四弟與諸侄來接，晚寓漢口循禮門大飯店，並接受親友接風盛宴，及決定次日返鄉掃墓行程。翌晨乘侄輩有關單位派用專車，一行人等趕回葛店，由武昌至青山、紙坊途中，人車塞道，坵阜之間，俱是掃墓人潮，到處紙錢紛飛、香煙繚繞，可見我國慎終追遠深厚悠久之歷史文化，深入人心，中共破四舊之禁令，已全部破產。我家祖墳、在沐鵝港熊家大壩之金雞嶺上，原為蔥鬱之丘陵，早在文革時期，夷為秧田，現就先塋所在之原地，闢一墓園，以白色水泥建築，圍以半圓形之短牆，中間立一大理石豐碑，巍巍赫赫，可供仰觀膜拜。我一行祭祖專車到達時，故鄉親友

晚輩，均已齊集墳場，當即舉行祭祖大典，先由余與四弟揭開墓碑上幕布，一時鞭炮齊鳴，聲聞村里，接著點燃香燭、焚化紙錢，余大姊及弟婦方肅觸景傷情，不禁嗷啣痛哭，余忝為人子，未能生養死葬，馴至祖宗廬墓不保，興念及此，亦為之悽然飲泣。祭畢，當場勸勉諸弟侄等人，告以今勉立一碑，用示象徵藉作紀念，但願吾家子

孫春秋二季，勿忘祭掃墳前，共傳香火。同日曾先至張鐵壩岳家墳地（亦為新建之墓碑），與興元弟夫婦及其子媳侄孫等親屬多人，供奉祭品，行禮如儀，一樣勉盡孝思。余曾有詩記之：

無端墳地變桑田，墓木成灰骨化煙，此日立碑齊祭掃，好傳香火萬千年。

黃鶴渺然晴川歷歷

四月二日天雨，留漢拜訪親友，並分別至三弟婦、四弟及昌達、金平諸侄家中，吃家常飯，享受家鄉風味，侄媳玉芝、東雲、絮嬰均賢淑幹練，待人親切有禮，具有婦人美德，侄兒女及侄婿王繼祖等人，亦均青年有為，在工作上表現優異，尤能敦品勵行，值得稱許。並趁此時刻再次一遊瑰偉壯麗之武昌黃鶴樓及漢陽龜山幽邈清曠之晴川閣，分別有詩記之：

又來江漢續前遊。攬勝重登百仞樓，玉笛無聲黃鶴渺，白雲流水自悠悠。
 晴川歷歷閣巍巍，面水倚城接翠微，禹稷行宮威赫赫（宮殿供奉大禹神像），遊人到此便忘機。

滿腔仇恨湧上心頭

此行完成還鄉建碑掃墓大事後，決照預定行程赴重慶一遊，承金平侄內兄蔡璧申先生之介，得以購買江漢輪頭等船票九張，除老伴隨行外，四弟及興元夫婦、昌達侄、金平侄、絮雲侄媳與長女彩霞等陪伴前往，於四日午後開船，汽笛一聲，啟碇上行，兩岸的樓台與橫跨武漢的長江大橋，漸漸的消逝在煙波浩渺之中。行近嘉魚歸州時，陡然憶及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以前，武漢警防兩部人員眷屬乘裕興輪撤退至此，在毫無隱蔽與抗力之下，遭遇日機九架輪番瘋狂轟炸，並以機槍低空掃射，直至船沉水底江流盡赤，趕盡殺絕而去。我昔日長官同僚幾近千人喪身於此；日寇慘無人道之暴行，罄竹難書。面對滾滾江流，追懷往事，滿腔仇恨湧上心頭，臨流憑弔，平添無限哀思。

鐵壁橫江香留溪水

六日晨船抵宜昌，此為我鄂西重鎮，岸上高樓與碼頭燈火，隱現在晨光曦微之中。未幾遠近聞名之葛州壩赫然在望，一堤橫江，萬流仰上，遠遠望去，宛如水上長城，船行至此，必須等候開閘放水，始能前行，瞬間閘門緩緩打開，水流漸漸上升，行見浪花激蕩，波平如鏡，頓時覺得「水漲船高」。閘門兩側之間，似一甬道，僅容一船身通過，煞是神奇壯觀，此間兼具防洪、蓄水、發電、觀光等多種功能，余曾有詩記之：
長江浩瀚接星辰，一壩橫江抵萬鈞，蓄水

疏洪兼發電，樓船上下任浮沉。

過秭江時滾滾洪流中，有一彎綠水，名為香溪，相傳為王昭君出身地，念「塞外琵琶馬上霜」、「獨留青冢向黃昏」之句，不禁愴然，爰以詩記之：
和番往事本荒唐，遺恨千秋是漢王，淒絕明妃歌出塞，至今溪水也留香。

三峽神奇巫山綺麗

頃間進入萬山重疊、峯巒入雲，絕壁橫天，灘急水湍，飛洩奔雷喧騰人口的三峽——西陵峽、巫峽、瞿塘峽。兩岸景色，變幻莫測，幽深秀麗，雄偉險峻兼而有之，船行於波譎雲詭的峽谷中，古人有：「日出疑無路，雲開別有天。」及「星河影動搖」之句，差可形容其驚險。在巫山的雲霧瀾漫中，有號稱神女縹渺的雲霞、翠屏、朝雲（神女）、松巒、集仙、聚鶴、淨壇、上昇、起雲、飛鳳、登龍、聖泉等十二峯，滿船的乘客，倚舷眺望，嘆為觀止。余有詩記之：
群山壁立水騰翻，澎湃驚濤震耳喧，破浪江輪連夜發，直穿峽谷過夔門。
疊翠層巒十二峯，峯峯臨水接蒼穹，此間靈氣知多少，都在煙雲縹渺中。

白帝孤城孔明八陣

夔門峽石江口有巨石屹立水中，是著名的「艷頂堆」，北岸的茂林山嶺上，有高踞的白帝城，相傳為三國時劉備託孤之處，其下魚腹浦有孔明所布八陣圖，據說曾困東吳名將陸遜於此，亂

石一堆，疑真疑幻，余有詩分別記之：

歷歷青山白帝城，雲天高義久彌新，復仇未遂吞吳願，長對江流訴不平。

見說名成八陣圖，萬千軍馬欲迷途，先生妙算疑真幻，遺恨三分魏蜀吳。

溯江而上重訪山城

過雲陽後，已進入川省東部最大之商埠——萬縣，江漢輪在此停靠四小時，我們全班人馬，相率上岸，攀登三百餘級之石階，一窺市容，沿江街道房屋，諸多老舊，早上店舖均未開門，不少小販兜售水果及手製工藝品，夜泊涪陵時，興元與彩霞午夜不眠，等候購買四川名產榨菜與豆腐乳，這也是一種鄉土情懷。八日上午船抵目的地——重慶，此一山城在嘉陵江和長江環繞之中，掌握了全川水陸空運的樞紐，是大西南各省的軍事、政治、經濟的大都市，是對日抗戰時期的司令塔，曾遭日機無數次的轟炸，不屈不撓，安如磐石，經中央政府明定為陪都。余曾七年供職於此，舊地重來，不勝今昔之感，爰占一絕以示意：
一輪破浪溯江行，兩岸風光記尚新，眼底煙波依舊樣，別來無恙是山城。

故壘紅樓渺無蹤影

十時卅分舍舟登陸，一行人從朝天門碼頭上岸，寓於新開之重慶飯店，現代設備，高雅舒適。稍事梳洗後即驅車觀光市區，途經都郵街、校場口、大小樑子、七星崗、會家岩、兩浮支路直至舊日之復興關（現改名為佛圖關），新市場等



①作者（右）與家人攝于八達嶺。

②作者夫婦（左二、三）與家人在重慶佛圖關前合影。



地，房屋改建，人車塞途，均非昔時面貌，位於此間之中央訓練團、空軍防空總監部，蕩然無存，馬家寺近郊一帶之瓦屋平房，已全部變造為高樓大廈，彭家花園原為余擔任防空情報所長之駐地，亦即抗戰時期之防空情報通信指揮中心，遍尋不得。寄寓七年景物清幽之嘯莊，只餘斷瓦頽垣，供人憑弔而已，追懷往事，不禁黯然而久之。爰占二絕於後：

七載悠悠九地藏（通信中心設於防空洞內），洞中傳警固空防（傳佈空襲警報命令），堅深故壘無蹤影，回首前塵夢一場。

彭園景物最清幽，綠滿庭園花滿樓，廣廈連雲無覓處，甘棠遺愛付東流。（彭園主人為余送行詩中有：「嘯莊植樹盡甘棠」之句。）

回程時，經嘉陵江畔，此地建有跨江大橋，行旅稱便，車從橋上經過，一道長虹，滿江帆影，故人幽思。

晚間，在昔日著名之校場口小洞天餐館吃川菜，辣味極重，品質味道均遠不及從前，夜宿重慶飯店。

九日乘原船返航，同船的有兩對德國夫婦，老年伴侶，遊興勃勃，沿途景物，俱為其獵取鏡頭，對山川之奇、險、美均大加激賞，船往下行，順流快速，一路看山玩水，談古論今，別有一番情趣，漫漫長路，真個如流水行雲般悄悄渡過。

余有詩記之：

渝漢迢迢萬里行，滿船商旅半遊人，看山玩水迎風月，一路逍遙解俗塵。

斜陽夕照初入都門

十一日返抵武漢，寓漢口飯店，藉機小憩並邀宴及回看各親友，以示惜別。在台時，曾預定由漢口至北京轉香港的機票，兩日留此，等候班機。十三日成行，除原有九人外，另加昌信偕同行，湊成十全之數，原定由武昌起飛之班機，延遲至當日下午3:30始行起飛，大陸飛機誤點，幾為常事，是日為十三又值星期五，同行諸人均面呈疑慮之色，余以不必相信洋迷信而坦然處之。是日天朗氣清，飛行平穩，於午後五時許抵北京機場，舉目四顧，原野廣闊，北地風光別有一番氣勢。有趣的事是自重慶同船至武漢的幾個德國人，竟有緣的乘同一架飛機抵此，臨別時很親切的與老伴擁抱為禮，並互道珍重。出關手續簡便，由友人派車來接，從北京機場至城區之京順大道上，兩旁樹木葱茏，垂楊拂柳，擁翠堆紅，在夕陽斜照下，交織成一幅晚霞綉彩朦朧生輝的景色，頗能引人入勝，余曾有詩記之：

還鄉結伴共尋根，攬勝人來叩「帝閨」，一路飛航行萬里，斜陽滿樹入都門。

進入城區，街道寬廣，新建之國民住宅、高樓櫛比，不失為觀光的櫛窗，車至前門大街，華燈綉彩，光耀奪目，赫然天安門在望，所過之處，在滾滾紅塵中，不失堂皇巍峨氣象，晚宿於三星級之東方飯店。

天安門上五鳳樓前

十四日早餐後，一羣人漫步至前門大街，陡

然發現了聞名已久的全聚德烤鴨店，土庫門面，古老的建築，毫不起眼，但最引人注目的是門首張貼有：「百年老店，天下只此一家」市招，真是高抬身價最好的宣傳廣告，為了一飽口腹，我們先付了人民幣五百元，（照規定要先期付款定位，臨時恕不招待）定了下午一桌鴨子全席，然後經前門至天安門廣場，此地有：人民大會堂、英雄紀念碑、博物館、毛澤東紀念堂，還有白玉石精雕高大的龍鳳華表，稱得上雄偉壯麗，氣象萬千，惟「六四」天安門陰影，迄仍籠罩於世人心目中。余有詩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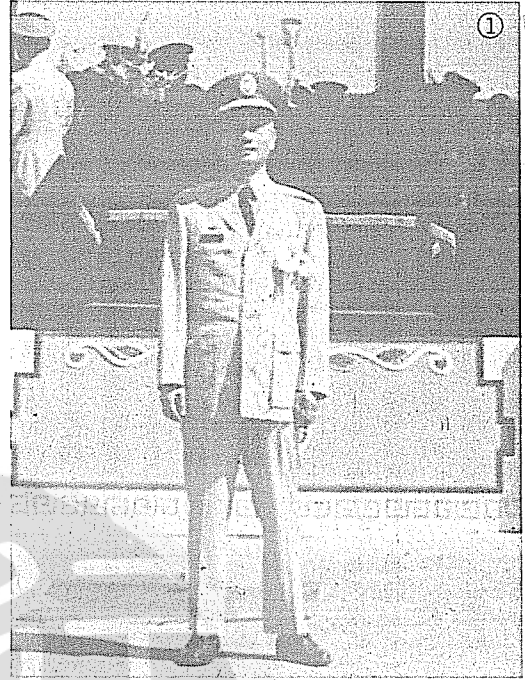
赫赫都城望眼寬，樓台壯闊蔚奇觀，江山信美人遭劫（六四天安門事件），門號天安國不安。

一行十人隨著觀光人潮，從天安門走過金水橋進入故宮，經長長的甬道，一直通到紫禁城的午門，重檐層閣，顯赫威武，俗稱為五鳳樓，古典小說中：「推出午門斬首」就是此處，實則此為廷杖處，左右樓閣，放置鐘鼓，如遇大典鐘鼓齊鳴，凡大將出征、凱旋、獻俘，都在此舉行儀式，兩旁廡房，聞為六部九卿朝房，身入皇城，滿懷悵惘，有詩記之：

傑閣崇樓是午門，威嚴氣象亦雄渾，此來豈是朝「天闕」，忍見銅駝涕淚痕。天廷帝苑景蕭蕭，人海如潮破寂寥，風閣龍樓依舊在，渺無宮女話前朝。

進紫禁城上金鑾殿

太平門為紫禁城最大的一座宮門，前面廣場



①作者民國54年擔任國慶閱兵副指揮官時留影。

②作者（後立者）與黃杰（右）、晏玉琮（左一）合影。

③作者（右一）聽取防空簡報時的神情、左二為晏玉琮。



青磚鋪地，壯闊雄偉，中央的御道，昔日專供皇帝行走。太和、保和、中和三大殿，座落在一座巨大的「工」字型的漢白玉石台基上，台基三層，殿外的露天平台叫做露台，又稱丹陛或丹墀。太和殿高大堂皇，俗稱金鑾殿，橫廣十一間，縱深八間，上有兩層飛簷，前後有四十扇金門，和十六扇金百葉窗，殿中央放置雕龍寶座和御案，靠近御案有六根雕龍的大金柱，雕樑畫棟，金碧輝煌。這是昔日皇帝臨朝時，文武大臣排滿丹墀廣場，三跪九叩山呼萬歲的地方，象徵無上權威與尊嚴，余有詩記之：

聖殿崇隆號「太和」，龍蟠星拱最巍峨，璇宮玉闕神仙境，多少王君一夢婆。

中和殿為琉璃瓦尖頂方型建築，美奐美侖，設有寶座，為皇帝臨朝前休息處所。保和殿莊嚴宏敞，凡九重、丹墀三層，為皇帝主考的殿試場所，錄取的人分為：狀元、榜眼、探花從此一舉成名大魁天下了，也是金殿對策，皇帝賜宴的地方。兩側的文華殿和武英殿為皇帝講學或召見大臣之處。

六院三宮親歷其境

由此入內是乾清門，便到了皇帝的內庭——乾清宮，這是皇帝的寢宮和處理政務的重地，直可謂百雉連雲，飛鱗砌玉，崇樓傑閣，紫殿璇宮恰如仙境，宮門懸有：「正大光明」四字，殿的東西，有昭仁、宏德、懋勤、端凝四殿，為皇帝藏書讀書之處，後面有交泰殿坤寧宮，為皇帝與皇后、妃嬪等生活所在，俗話說的三宮六院也就在

此。有詩記之：

「乾清」「交泰」又「坤寧」、六院三宮信是真，帝苑椒房猶歷歷，三千粉黛俱成塵。

沿途經過無數的殿閣宮門，處處是雕金砌玉、壯麗輝煌，還有不少陳列的御用文物，真是目不暇給。在宮殿台階之前，分別裝置有：仙鶴、露台、鼎爐、銅獅、銅龜、藻井……並鋪有白玉石九龍戲珠御道，各種動物造形精美，多彩多姿，蔚為奇觀。

最後，步入御花園，滿眼奇花怪石、假山叢林、連理參差，亭台古雅，真是洋洋大觀，有詩記之：

凝雲積翠挹清塵，萬紫千紅色色新，亭閣樓台相競美，花開上苑滿園春。

走馬看花似的匆匆一瞥，結束了故宮之遊，他日有緣，當學崔護之重來，細窺堂奧。

儀態萬千的頤和園

午後再遊北京近郊的頤和園，原名清漪園，曾聯續燬於英法聯軍砲火，由清慈禧太后移擴建海軍之經費所重建，改為今名。園門外高懸「頤和園」三字金字大匾，進門似一古廟，原來是清朝供奉祖先的神殿，走過石徑，綺麗的湖光就笑靨迎人了。園為萬壽山，昆明湖所構成，山色空濛，水光潑灑，蒼翠的北岸山上，建有：仁壽殿、樂壽殿、排雲殿、佛香閣、景福閣、多寶塔……等，一色的琉璃瓦，雕花欄、大紅柱、瑰偉綺麗。園內有蜿蜒的長廊，精刻的石舫，長虹似的

十七孔橋，湖上波光蕩漾，柳樹籠煙，真不愧為園中之園，令人心曠神怡。一群人曾小步橋頭，臨水遠眺，並就攤邊座上小憩，吃北京糖葫蘆，進糕點，以當午餐，曾有詩記之：

名園瑰麗又多姿，石舫虹橋費巧思，擁翠排雲臻化境，果然如畫亦如詩。

晚間就餐於原先預定席位的全聚德餐廳二樓，該店設備陳舊，燈光暗淡，可能是倚老賣老的樣子，但廳內席位都擠滿了觀光客人，所謂的鴨子席，就是全部以鴨子的肝、肫、掌、翅膀、舌頭、分別以炒、燒、蒸、煮上棹為其最大特色，再加以烤鴨、燒魚、鴨子湯外加一道點心，徒擁虛名而已，殊不足以饜吾人口腹，較之香港銅鑼灣燕京樓色香味俱佳的烤鴨，相差太遠了。

赫赫巍巍的十三陵

十五日至前門都一處吃早點燒賣，論斤計價，稱得價廉物美。旋即驅車往西北郊之天壽山麓，參觀十三陵，亦即明朝的十三個皇帝陵寢。沿途經鼓樓大街，德勝門昌平路等處街道寬廣整潔，駕駛員為河南籍，久居北京，熟悉此間掌故，樂為介紹，對台灣來客，大表歡迎與羨慕。車抵山腳，遠遠望去，一片紅牆金瓦古色古香的建築，掩映在蒼松翠柏之中，這就是陵墓的所在。入山處的龍山、鳳山的前面，有一座雄偉屹立的石牌坊，往陵區的神路兩旁，分別有雕刻精美的石獅、石象、多、麒麟、駱駝，還有文臣武將的儀仗，一幅威嚴肅穆氣象。進入巍峨的大宮門，有三個門洞，為十三陵陵區的門戶，左右兩側各立



①作者(左)與前輔導會主委趙聚鈺(中)合影。

②作者(中)任輔導中心主任時與當時的桃園縣長吳伯雄(左二)合影。



石碑一座，名下馬碑，據傳當時凡來祭陵的人，上自皇帝下至王侯將相，都要在此下馬，徒步進入陵區。區內有祿思門、櫺星門、明樓、祿恩殿分別陳列祭品，安放靈位為春秋祭祀的地方，浩浩蕩蕩，穆穆森森。另有龍碑、琉璃屏、無字碑、丹陛等雕刻精品，真是「備極哀榮」、十三陵中以長陵規模最大，也就是明永樂皇帝朱棣和徐皇后所合葬的墓地，據說前後修了十八年。定陵地宮有前、後、中、左、右五殿，墓穴距離地面約有五層樓高，我們隨著觀光人群進入，內面陰森灰暗，但通風良好，中殿停放棺槨，置有香爐、蠟台、盜缸、碑刻等祭品，各殿之間有隧道相通，石門均用整塊漢白玉雕琢而成，高大幽深，真有「駭人聽聞」之感，其餘各陵，均鬱鬱蒼蒼，祇供憑弔而已。余有詩記之：

十三陵寢鬱蒼蒼，赫赫巍巍果異常，帝穴龍庭都宛在，群山何幸沐恩光。

長城北海各有千秋

赴八達嶺長城途中，塞北籠煙，黃沙陣陣，漸漸的領略到北地風光。車行在郊區蜿蜒的山路上，看到遠處的峯巒起伏，垛堞雉堞出現在荒煙千障裡，至為壯觀。到達城門入口處，即下車步行，不遠處就看到詹天佑紀念館，我一直循梯道走到八達嶺最高點的城樓，翹首四望，大漠荒煙，居庸翠，盡入眼簾。讀前人王昌齡：「城頭鐵鼓聲猶震」，范仲淹的：「四面邊聲連角起，千障裡，長煙落日孤城閉。」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不禁黯然低徊

者久之。然今日長城內外並非孤城，處處擠滿了觀光人潮，隨處可見到「台胞」，亦一趣事，默念唐人張喬：「大漠無兵阻，窮邊有客遊。」之句，不啻為此時寫照。余有詩記之：

長城浩蕩勢如虹，萬里縱橫矯若龍，屏幃河山司鎖鑰，名揚千古世稱雄。

午間在嶺上小吃館進麵點，少事休息。回程時，直趨北海公園，此地為北京的古老園林，由山林湖島的天然景物，揉和著亭、台、寺、塔等古代藝術建築，加上花木扶疏，美麗多姿，實為賞心悅目的好地方。其中翠麗的瓊華島，高潔的白塔，雙持湖中的五龍亭和漪瀾堂，夭矯若飛的九龍壁，益以靜心齋，畫舫齋……等幽靜樓台，真是五光十色，目眩神迷，讓人不忍離去。御膳房更有膾炙人口的精美食品，惜以時間有限，未能一快朵頤，遺憾之至，有詩記之：

「瓊華島」上擁晴嵐，堂奧「漪瀾」好共探，水光山光籠「北海」，依稀景物似江南。

河山依舊歲月滄桑

車至天壇公園時，已近夕陽，惟停車掠影而已。此園為明清兩朝皇帝祭天祈年的地方，內有：「祈年殿」、「皇穹宇」、「圓丘壇」等奇特建築，結構精巧壯麗，象徵著天圓地方，充滿莊嚴神奇的氣氛。有詩記之：

「丹陛橋」頭景萬千，皇皇「穹宇」傲雲煙，「圓丘」緊接「祈年殿」，佇待君王好祭天。

故都名勝古蹟至多，如著名之大觀園、圓明園、雍和宮、陶然亭、香山公園、西山八大處等，均以行程所限，未獲一睹其面貌，但願青山不老，後會有期。晚間，在王府井大街五芳齋吃江浙館，聊備一格而已。明朝將各賦歸途，大家在旅邸座談，除盛道不虛此行外，對余夫婦以逾八旬之老人，而能連日「馬不停蹄」的跟隨大眾到處行走，均稱羨不已，依依話別，並相訂再會之期。十六日晨乘大陸國際民航CA班機直飛香港，十一時到達，在港小住二日，逛街購物，舊地重遊，別有一番情趣，於十八日乘國泰航機返台。大陸歸來，不勝河山依舊，歲月滄桑之感，爰賦長歌一章，用以結束本文：

掃墓祭先塋，又賦歸來日，浮蹤類斷萍，尋根回故里，訪舊遊巴蜀，觀光詣帝京，喜臨八達嶺，親入紫禁城，巫峽波濤險，長陵氣象森，尋幽來北海，結伴過夔門，古跡斑斑在，名園色色新，河山真壯闊，文物嘆凋零，走馬頻回首，停驂每問津，十人隨步履，萬里任縱橫，不盡滄桑感，難忘鄉土情，客途多少事，付與白頭吟。

訂閱「中外雜誌」時代文摘

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